

作品 2000—2002

徒然水墨 黄山卷



34 × 12300 c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徒然

高拥军 绘

水墨黄山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徒然水墨黄山卷 / 高拥军绘.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80163-918-9

I. 徒... II. 高... III. 水墨画: 山水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4446 号

徒然水墨黄山卷

高拥军绘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n>
电子信箱: zongbianshi@cesp.cn
电话: (010) 67112765
传真: (010) 67113420

策 划 苗 莉
责任编辑 袁久宏 贾卫列
封面设计 高拥军
印 制 北京文博利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5
字 数 1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63-918-9/X · 530
定 价 218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序

这幅水墨黄山卷完成于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历时二年半。画卷宽三十四厘米，长一万二千三百厘米。

画画的那些日子不知不觉中像风一样飘过，那时画画就是我在存在的唯一的目的。不过在心底里我还是想以此来孝敬父母的。可是，如今父母都已然离我而去了，而我和画都不知所措了。如果以为父母之恩在于养育，却不知父母之情在于修心，虽孝却难免失之于中庸。画画大概是可以净化心灵的，这才真正合于父母的愿望。如果孝父母乃是天经地义，那么，孝天地实在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根本道德。父母如天地，天地似父母，所谓孝道，就必然是永恒的，这与人的所谓本性和本能有关；但这种力量不等同于智慧，与宗教崇拜有别。

孝天地的思索是关于美的。应该说，天地之恩也不仅在于养生，天地之情更在于养心，画山水者孝天地，要知行合一。画者要融入于天地之中，而后溶化于画里，这样才可以画画。而天地人和谐如一，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境界呀！

自从有了甲骨文字，所谓美，就绝不是一个表象。占卜的刻画，岂止是《象形》，其中

包含了深远的情思，形因意而变化成象，意因象而可以表示。意必图形而成为象是从口语到文字的升华，而当汉字以一系列《意象字》为我们应用时，我们更加文明了起来。其实，一个汉字就是一幅原始的绘画，汉字的形与义相互依存的表意性质，逐渐演变成了我们民族的绘画基因，这或许与我们主客不分的思维习惯有关。这种智慧显现在各个领域，而艺术智或无意之间，在具体与抽象之中，既没有绝对的形象，也不存在绝对的意识，只有相对并立，互为表里的《意象符号》，这也是绘画有意的根本。

同样，黄山之美也并非仅显现于形容之上，关系着欣赏者和作者的感动、觉悟，心性。绘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阐释表现的对象并巧妙地将画家融入其间，在我看来，此画卷的《意象符号》构成的是《孝天地》三个字。或者说，倘若没有《孝天地》的意念，此画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而，画并非就如同画一般的单纯，然而，画不论多么复杂，也不好讲感觉有多么深邃，稍有自知的人都应当承认。在天地怀抱中，我们毕竟是不太懂事的孩子，就算是有那么一点智慧，归根结底依然是天地所赋予的。对于

自然的回报与回归，终究还在于心性的养育，较比以画孝天地，以心孝天地就更见纯

粹，但较比科学的实践就颇有玄虚之嫌了；可是，脚必定是受心支配的，脚也许可以误入歧途，因为还有回心转意的机会，倘若神志不清，远离正道，就免不了要遭到的灾难。孝天地不仅关系到生存环境也关系到我们自身的修养。所以说，所谓绘画又是心与心相互交流的视觉媒介。

对于我而言，黄山的美是赏不尽品不够的，这就好比我们的心性需要不断完善一样。所以，我以为：大美无形。就此画卷而言，不过是以空间的方式记录下了一定的时间，而面对今后悠远的岁月，我们的空间，是要我们用心来计算的，审视的。应该说，对于未来而言，所谓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字与古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的文明程度究竟如何？这一问题足以说明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物是怎样的？我们能否超越自我呢？

其实绘画就是一种行为方式，这卷画出现的原因显然不是单一的，所以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在我的绘画语言中，表达了这样的意念：我希望这样的自然环境不仅仅在纸上显现，而能与四季共存，我希望人类与天地相融一体而绵延无尽。

徒然于玉渊潭畔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夜



名之矣之大有之地也

我散之君之冬冬力

心物映照在于性心与通

南手宗炳梦中悟

自素壮行于飞睡身与在

天痕亦不知是悟是

还是是误 玩四十岁

微加之地还古时

何是连天奥妙多

日升日落月多夜一粒官

岩岩映浪花翻之地佛手

中转星移不思乃者之一块花

山石手古之吐纳万古之呼吸

谁人知秀夏秋冬哪一季

哪季哪时哪处

按地而出十峰立

问人于何处

秦时称之

豎山人二峰至

唐船信说黄帝

编丹于地地地谓泰山

依旧游人稀代代有

徐霞客家二番市院以观止

弘仁石溪画点染出山水

皆自一枝多矣景自古今人

诗画书画是什么是是

物是人非



仁智之乐山殊途归一

七贤之达月赏失意

诗画同源谢家山水

田国小也秋花

春春雨王维之弄

出子闲趣李太白

引致情情戏

相什升空不必造

屋中中隐者有

留足迹

自此尔尔山之好皆发

自子人情亦如之演发

我则无由而

尊而不占象而不释

美而不造意而不思

画而不饰游而不居

高山者己一子一木

音行举山随地

得之地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得之云之云以思



梦如红楼续而台老得失和抵

老子无心而人云云云云

依情实之石柱云叶野中

唐语燕音意之所指山即是山石何如石

通西九花弄光素影四舞微醉人知美

如老北云无客而有境形有万原

相通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晚云似血运眺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笑少时云云云云云云

清宁云云云云云云

陶云云云云云云云

忘云云云云云云云

月学云云云云云云

竹梢星云云云云云

东方既白山色如墨嗟哉列阵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供于案头可得原野之趣
我犹钟情于大山之石穴居
而乐也正是石巢新月色松间
古风情 这山之石巧而不怪顽而

常松云云力以雨之中
追尋只孤鷹與群雁之志
曲味具吟詩誦賦之聲
正氣新氣息 让人乐而忘返
正是盡說新語之后而代
皆有感受

正是东拼西任之来，到鱼台
边一场梦，梦黑白云化多，聊致一
觉，醒了山黄海即是闲人，心如
野景，远避山径，摩崖寺院，
锁事馆舍，方位比邻，画谱
说教，时尚之来，我则顾之
不及，不免弃之也。
一时之兴，以为画序。

徒然水墨黄山卷 画序

释文：

名与实之大者，天地也。故祖先畏之，老庄效之，我敬之孝之尽全力。心物映照本于性，心与心通源于此。幻境一卷画何求，牵手宗炳梦中游，南来北往高飞雁，得一直在自在了无痕。我不知是悟，是娱，还是误，抚四十颠头，徒然乎？

徽州之地远古时，海色连天奥妙多，日升日落月穿梭。一夜间，岩浆喷，浪花翻，天地沸腾。斗转星移不息，孕育了一块花岗岩。千古之吐纳，万古之呼吸，喜马拉雅攀穹苍。银河亮，冰川白，时光好像凝固。谁人知？春夏秋冬哪一季？哪一天？哪一时？骤然间，拔地而出千峰立。问：人于何处？

秦时称之为黔山，人迹罕至。唐朝传说黄帝炼丹于此地，始谓黄山。偏僻一方行路难，宋元依旧游人稀。明代曾有徐霞客，一番历险叹观止。弘仁石涛略点染，出水芙蓉又一枝。美景自古令人乐，诗词书画是什么？遗憾否？物是人非！

这山高达一千八百六十八，面积一百五十四。大嶂、九华、羊栈岑、天目四山相接引，平畴沃野、起伏丘陵于八方围并。文载，峰七十二、洞三十四、溪二十四、泉十六、海五、湖二、瀑三，其景观囊括万千。有北国之风骨，南疆之气韵。集雄、秀、奇、险、幽、旷于一身。初为人知既名于世，五岳为之骄傲，江河为之自豪，骚人为之汗颜。其山川文章，品之意蕴深邃，更有云、石、松、泉孤本绝版，这景已能尽赏？这境怎的能看？是可不是：黄山一卷书，人间万代读。

置身其中，形随之泯，顺其势而合其质，得其性而入其影，大美得之。默对乾坤，孤而静，清而明，虚而空。无安危，无宠辱，无穷达，无祸福，无爱憎，无善恶，无美丑，无是非，无得失，无生死，大智不辩，不思而觉。无瞻前顾后之思虑，有浩然坦荡之和气。不生不死，不悲不喜。心以之衡则定，情以之度则平，思以之理则清，气以之调则生机无限也。噫！周而复始可笑乎？我不知今人之所为，能否超过老祖哉？

仁智者乐山殊途归一，贵士二族所好亦同，七贤八达自觉失意，诗画同源谢家山水，田园小曲春花春雨，王维之养出于闲趣，李白放歌纵情游戏，羽化升空不必造屋，朝中隐者枉留足迹，凡此等皆为山之好，皆发源于人情世故之演变。我则无由而孝，尊而不占，敬而不拜，美而不造，看而不思，画而不饰，游而不居。尊山尊己，一草一木，言行举止，随时随地。得天地之教，以画为道。我之用亦我之好，岂不妙哉！

所谓黄山，隐隐约约，云即是山，山即是云。层层云雾云层层，茫茫山色山茫茫。及至清风掠过，峰绕四方立，云横一天流。无石不巧，无奇不石，纵横横秀东南肌理，粗犷细文西北质地，其神刀鬼斧之雕凿，天下独一。少则剥切一二，多则打磨万千。大惑释然，得天地之启蒙，稍有心。无由而访，无求而赏。悟得万般本出于朴，知蚕破蝉脱，得意象之仿佛。

游这山，妙于入其庭园之内，卧其怀抱之中，得无常幻化而守其常，持淡泊之心而待无常。愤而感慨，管窥观山，气度狭隘，瓢酌量海。山川树木，禽兽鱼虫，天地无私而覆载；渔猎耕畜，采石伐木，如何能超然于物外而畅神也。

看这山，移步换景，时过境迁，各有所得。见山之脉络明晰，神清气爽；见风云沉浮顺逆，心绪不平；望高山耸入云霄，顿见本性；赏幻影万端，遐想万千无止境；眺绵延无尽或可知古来至今不过一梦。心物合一，无处不在，道术不同，看法不一。

过青鸾桥至半山寺，若泊舟于沧浪，随风而飘浮，领略宏大与微小，不禁仰羨而唏嘘，自问自答自解嘲。寻路而行，蓬莱仙境云中现；越龙蟠坡，观音幻影亦可见。心旷神怡，乘兴上山，玉屏云涛，汹涌澎湃，老松眉开，别样心裁，多少故事，了于山外。莲蕊含羞多娇色，仙人指路彩云飞。红绿蓝融而化，十八彩幻而画。浅黛青莲变绿紫，一绿藤黄变赭石，朱膘朱砂变胭脂，黑白淡入曙光里。莲花与天都，互敬且自尊，携手一日游既是八万里，一年三百六十五，一走即是亿万年，此境天下岂能不称奇？气象磅礴无可比。魂飞鲫鱼背，痴迷不思归。漫步磴道，八方看去，浮丘难觅，容成风起，尽皆自由浪漫而任意，扫去方圆规矩而无形。踏过云梯大觉悟，并与金龟鳌鱼游天

海。独得一身并非狂，揽入怀中不是梦。平步光明顶，山环绕，万籁俱寂，偶闻啾啾，似乎相识。云弥万物，混沌一气，忽见一心，了于无寄。正是：未了尘缘何用禅？只需倚石日日眠，无可问答不玄谈，恰好五柳更悠闲。颐养日久，品味良多，天飞来石，梦非红楼，续而出世，得失相抵。剪子无心，石人不语，云滚石床，浓情蜜意，石柱一碑，云外野史。混话荒言，意无所指，山既是山，石仍为石。潇洒九龙，弄光弄影，翠微醉人，幻若飞虹。色非空无，寄而有境，形有所属，即通灵犀，雨过千山，云开万壑。排云任性，脱鞋甩靴，刀峰戳天，晚霞似血。远眺道人高蹈，问何方是好？至今不知怪风乱雨何为？笑少时浑浑昧昧兮，嗟来日迷迷糊糊兮。清心于此处，风云变幻却不昏，陶冶于翡翠深谷而忘年忘月忘日忘时分秒。丛石为家，山窗天棚，归于原始，月晕浑圆，露色熏风，松花挂月，竹梢摘星，皓皓出寒壁，幽幽就清思。东方既白，山色如墨，嵯峨列阵，大音稀声，敲打石鼓，贡阳震骇。始信峰奇，不负其名。上升云起，石笋破晓，鸡公唤日，神女出浴。林藏深谷，书籍珍籍，石猴独赏，巷陌之迂。驼行日久，精神不朽，持有梦笔，花开千秋。笔架之下，诗意淋漓，云中天才，纷至沓来，展臂迎接，宾主谁待？皮蓬暮色，多有感伤，放眼驰骋，山海浩渺。氤氲初化，云波荡漾，红霞之下，少女梳妆，松琴奏响。老虎下山，嘉木交好，龙瓜朴地，狮子林吼。清凉星月，吹淡山风，云海无边，仙屿横列。遇此境，不信传闻仙界，经文神话，简帛册帖皆枉然。天人合一，不只言语，若有所悟，风里雨里。

这山之春，春风冲寒融万物，晨露滴酥半山云。山外声息风不递，青山绿野既是空。水暖寒石，风传鸟语，闲云初醒，尤带睡意。做一山人，恰好与猴说三四，共听古今八音戏。新篁老木，点青绿瓦，杜鹃花谱，姹紫嫣红，乱蜂闹粉，香色正嫩，潜鱼调水，春波作浪，细雨淅淅，轻歌曼舞，蕊发鹅黄，碧螺汁溢，风卷芬芳，笼烟抛雾，几多笔墨，写山写树，浓淡商榷，远近山光。夏日，云雨变幻莫测。倦累虽足不知，却不见奇峰秀木，若能静候天晴，满天气光一卷一卷展开，目不暇接之时，目瞪口呆；目不转睛之际，目空一切。山外之燥，闹巷之尘，一洗而去，尽消俗热之烦。及至黄叶零落，寻幽而栖，锦绣青岩，彩织

深涧，长松啸月，劲草低鸣。朦胧物色，如沉浸于天海之中。松鼠跳跃于老绿深红之参差疏林，倏尔无踪；山雀聒噪于山棘石缝之安居暖巢，渐无声响。云沉深涧，水润秋声，白仙飞走，妙语惊心。听到宫商角徵羽，却无喜怒哀乐愁。这山之雪景，琼颜月色，玉骨冰肌。白雪如花似海，冰山似云如浪。巧石如雕似玉，奇松似玉如雕。风虽寒而鲜，景虽素而净，一个寒字酝酿了如此境界，可不是天地之一笔画乎？

云者，史无传记，然其存之于往昔及至未来则长久也。

这山之云乃大海洋之幻象，日月星光皆出其中。其天性不拘，真挚无伪，行藏为逸，心高而气远也。山耸如墨，云浮似雪。以无所不为之无为之才情，渲染出天真浪漫之形形色色。刹那间，雾散几处，色并非空；云合一片，空即是色。游谷穿林，了然无迹；奔流直泻，从容无忌。起伏若大湖之波，盘旋若飞扬之烟，恍惚若晨曦之色，散漫若天垂之幕，涌动若拍岸之潮，狂放若飞溅之瀑，闲静若绢绸之缕，温柔若浣纱之少女。凭高鸟瞰，山入迷雾中，云游长风过。空而白者，形化入于太极，变一络追忆；实而黑者，气呈现于形势，化一段纷争。时空之流转，来去之行踪，一目了然：是梦中之梦，多了更多，白了更白。登高向上，曲径难觅，回望归途，满目空无。蓦然间，雨打百重山，风卷千层云；云起树疑浮，雾漫峰欲灭。遥望东

赢又西溟，杳眇而苍茫。雨过百花开，云消景象来。无处不是画意十足！雾锁云门，飞鸟绝迹，汇散之时，云海无边，波澜壮阔。此这山前海之印象也。光明顶上，处处云烟，方位不辨，悬空而浮，天地不分。此这山天海之大观也。白鹤岭趟云踩雾，云如飞絮，兴汪洋一片而与天接。此这山东海之景致也。沿悬崖而走，叹奇峰未可尽览，踟蹰不已。仰看远岱，宛若云朵，俯视峡谷，云涨山挺，云缠缠裹裹，山影影绰绰，山藏藏躲躲，云闪闪烁烁。浓云淹没群山而一气流通也，此这山西海之气韵也。云之来去若驹之游天，虚实之显，有无之彰也；若天之高唱，九叹而九重重也。云山之画乃言意之合也。画趣之得要远观而持久，才能见其所趋之，行之，为之，由之，闻之也。由此而通其性也，形也，志也，及其变化也。此乃观这山北海之心得也。多少次呼得云来促膝而叙，不说所谓未知之人，不明之事，却问游而自由画而自由人何以自由？可否学石

猴？待得掌珠一同游云海，知处处山水都好，仰天笑。

赏石之风古有之，供于案头可得原野之气。我独钟情于大山之石，穴居而乐也。正是：石巢新月色，松间古风清。这山之石，巧而不怪，顽而不蛮，润而不晦，华而不燥，方而不呆，圆而不肥，奇而不鬼，秀而不俗，厚而不笨，硬而不脆，透而不薄，老而不糙。江南园林，秀丽儒雅。移石于山，构筑景观，亭阁水榭之间置奇石，有若自然，以石之瘦、漏、皱、透为崇尚，出自六朝之兰亭。相比这山之石，小技耳。溶洞之石，妙形奇趣，巧生精灵，亦不过小品也。这山之石，古朴敦厚。苍海桑田之变，冰川融流之移，崇山环抱之养，长风细雨之润，使之格调非凡。石与肥沃之厚土比，则农人弃。士人劳心之故，以石为寄托之物也，此类同道释之好。儒乃心之教也，心治始人治终也。孝天地而不学，亦可养心也。见石而动情，则以神写形亦无不可也。画石之趣由此而来也。石积峰而大，和也；养松而巧，美也；存水而友，智也；凌空而险，勇也；栖谷而居，逸也；依木而卧，幽也；直立而望，情也；无遮而裸，诚也；相拥而扶，善也；独处而孤，静也；临风而寂，安也；石得月而明，清也；石之为石，永不变，福也。此乃石之所谓美也。

这山之松，耻为人养，羞于剪裁。不为褒贬而动情，不因取舍而移性，大志不言，自以为愚。说：从来不知何为奇，风吹雨打就这样。本是天然不可比，我还是我你是你。这松自生于山中，本无隐逸之名而有散淡之实。老则千载，幼则月余，生生不息，郁郁葱葱。聚散由天，随寓而安。生于山顶，欣赏朝霞夕照，星移月摇，一怀山海也。生于绝壁，笑天下之愁，乐满地的忧也。生于青石之间，以为书斋，读天览地瞧人，饱看而不倦也。生于陡坡，赏黑白山水，心明而不乱也。生于深谷，竖立亭亭，听小溪之曲，畅想万里。生于悬崖，迎刀风箭雨，坦然而处之。风雪交加之日，松秀出于林而不可摧也。苍劲遒健之铮铮铁骨，风流洒脱之勃勃英姿，令人钦佩不已也。赏松于云雾风雨之中，追寻其孤鹰群雁之迹，品味其吟诗诵赋之声，其清新气息，让人乐而忘返。正是：世说新语之后，历代皆有感受。

潮云露气常笼之，充沛雨水常沐之，清泉喷涌常灌之，繁茂林木常染之，这山之水亦蔚然可观。人字瀑出于两山

之间，分流而落，鲜明一个人字，水越多越清晰，愈远观愈多玄念。人生水景，似为同境。百丈泉，远望为宜，可见巨壁之上，数流飞溅，交响乐章不绝于耳。山林之中又有三叠泉，鸣弦泉，铁线泉，钵盂泉，珠光玉色，晶莹透亮。湍湍溪水，偶停稍顿，积之而汇成白龙、青龙、乌龙、黄龙之四潭。其水澄澈如镜，照透人心。峭壁纵深之落差，陡坡斜侧之错位，令山中雨水，积聚而溢，肆意流淌，犹挂半空。鲸波蜃气，处处浮散，裂云闪电，雷鸣震撼。待云收虹起，雨后万物，浏亮鲜艳，滴水作曲，古筝弄乐。九龙瀑隐之于香炉罗汉两峰之间，唯走羊肠小道可到。水源之何地？去之何远？知者少矣。过茶园，穿竹林，近其左右，遂可见云雾缭绕之间，瀑水九折九曲，九九八十一顿，一以贯之。风驰电掣，锐不可挡。正是：石色日渐老，流水时方新。观山景常变，听泉水已远。缥缈之间，九龙飞翔，凝眸可见，龙睛圆睁。松谷庵一侧之山谷，大磐石无数，古木新苗映带环绕，植被丰厚而藏清流于其中。溯源而行，弯弯拐拐，可见大大小小之水池，曰：翡翠池。水色染得青石碧，涟漪一心刻画纹。时断时续闻其声，若隐若现见其舞。濯足乘凉，目眩而不知石绿是水？绿水是石？水影是树？树影是水？绿岫青烟之间，莺啼婉转和淙淙之音欣然而欢歌也。呜乎哉！一滴万古水，洞开千古石。见镂石纹彩，细草微澜，飘花落叶，惊雷闪电，皆可悟玄机之所在，比如见戏水之粉蝶，可呼之为庄子也。正是：老古石头小苔堆，流水含情深浅池，夕阳入水昏欲睡，月出山脊一轮回。坐望佛掌峰，我心一如风，逍遥游过了，胡涂是一生。

我所谓黄山也，举天下之周鼎宋瓷，晋草元山，熊掌鲸翅，颐和虎丘，落雁沉鱼，白马少林，皇城紫禁，牡丹萱蕙，龙井茅苔，钟磬管弦，碑文拓迹等等莫能与之相比。可与之媲美者，我不知何也？缘于心而画此，唯天命是从也。正是：东拼西凑任意来，钓鱼台边一场梦；黑白幻化多删改，一觉醒了山变海。即是闲人，只好野景，远避山径。摩崖寺庙，揽车馆舍，方位比邻，画谱说教，时尚之类，我则顾之不及，不免弃之也。一时之兴以为画序。

徒然壬午大雪于玉渊潭畔













